

人文书法是毛笔文化时代的产物。

优秀的文人书法，那率直随心的笔画结构，那变幻灵动的笔墨线条，无不叫人赏心悦目，一唱三叹。

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人书法，应该是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。《宣和书谱》说李白“不特以诗名也”，“尝作行书……字画尤飘逸”。李白狂放不羁，浪漫主义诗风至今余韵不绝，书法则为诗名所掩。《上阳台帖》二十四个字，墨迹为：“山高水长，物象万千，非有老笔，清壮何穷。十八日上阳台。太白”。我没有见过真迹，但即便展开印刷品，你也会感到苍劲雅健之风扑面而来，再细看那提按顿挫，不由地让你叫绝。展现之间，李白那入世而不为重用，出世而心有不甘的矛盾痛楚跃然纸上。

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杜牧也有墨迹存世，那就是《宣和书谱》上著录的《张好好诗》。《宣和书谱》说：唐代的“词人墨客，落笔便有佳处，况如杜牧等辈耶！”这幅行书，虽然宋徽宗等人收藏，但直到明代董其昌的推荐，才为世人所重。董其昌说它“深得六朝人风韵”，这是很有见地的，因为《张好好诗》明显自王羲之脱胎而来，但

艺苑风景

文人书法

□ 阎诚骏

却避免了模仿。字与字的连接，空间节奏的变化，自然而流畅，立足于唐代，又超越了唐代一般的风格。清代书家杨守敬在《学书迩言》里说它：“疏散而不立格，然自是别裁”，可谓一语中的。

宋代的文人书法，总是离不开苏（轼）米（芾）蔡（襄）黄（庭坚）。对这四位文人，沈从文在四十年代末就有评点，虽属尖刻，也不失率直：“即以四大家而论，米称俊爽豪放，苏称妩媚温润，黄号秀挺老成，蔡号独得大王草法；其实则多以巧取势，实学不足。”又说：“这几个人的成就，若律以晋唐法度规模，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，少端丽庄雅，能奔放而不能蕴藉。”沈先生的议论自然是一家之言，多有偏颇，但他把宋四家的基本特点抓住了，显示出极高的审美鉴赏功力，很值得参考。

元代的文人，善书者亦有不少。我最欣赏的有诗人鲜于枢的草书，他的《石鼓歌》经常把玩于案头；有散曲

家冯子振的行草书，史称冯子振“不以书名”，其实他于书艺造诣颇深，堪称元代书坛名家。

明清两代，我是看了五百多通文人的尺牍手札，才粗粗悟出晋人风韵和唐人法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深刻性。《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》厚厚五大册，四百零五通，《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》。看了十年，仍然爱不释手。除了书法艺术价值，前代文人之哭笑愁叹，七情尽在，品嚼再三，回味无穷。

近现代的文人书法，要算潘亦孚编辑出版的《百年文人墨迹》最为齐全。一百二十多件，正草隶篆，光芒四射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马一浮、胡适、林语堂、柳亚子、郭沫若、叶圣陶、冯友兰、茅盾、郁达夫、田汉、沈从文、聂绀弩、傅雷、钱钟书等人最为眼熟。可惜缺了陈寅恪、吴宓。

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楫》是近代最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之一，他尚碑弃帖，书法追求苍莽雄奇的效果，一

生到处题字，写字无数，最喜欢写“开张天岸马，奇逸人中龙”一联，但很多字却笔不从心。梁任公的字谨守法度，有秀逸之气，挺拔中略见锋芒，政治家和学者的气质同在。

郭沫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他学术成就辉煌，在文学、历史、考古、戏剧、翻译等多方面都有伟大的业绩。解放后又担任高官，眼界也颇宽广。可是奸佞康生却瞧不起他的书法，尖刻而离谱地声称：用脚趾头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得强（见陈烈著《田家英与小莽苍斋》）。平心而论，康生的字在中共高级干部中，可说是具有一定造诣的，但要与郭沫若相比，未免自大而浅薄。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，从早年接受书法启蒙起，不但于“二王”有所临习和研究，其他如唐宋各家流派均有涉猎，早期的书法洒脱自然，洋溢晋唐风致，后来的字，虽说有些粗疏，过于狂放不羁，但时代气息很强，细细看，还是颇有神采。

傅雷是一位大翻译家，最熟外国文学，可是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、对文学艺术的深刻认识，以及在这两方面的修养，从他的书法中就能推测出来。细腻、飘逸、端正的蝇头小楷，整

篇充溢着诗意，如果放大了看每一个字，更给人以精致而可雅俗共赏的审美感觉。

钱钟书是声名赫赫的学界泰斗，通晓多种外语，继他唯一的长篇小说《围城》出版并拍成电视片后，更是家喻户晓。他纯粹的翻译作品几乎不见，多的是国学研究和用中西文化比较方法谈艺术的著作，如《管锥编》和《谈艺录》。他很倔强，甚至有点桀骜不驯。据说早年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要带他去见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先生时，他却不从。但是他又极低调，极自知而自制。当同为文化昆仑的陈寅恪先生逝世后，陈的后人想请钱钟书题“陈寅恪先生之墓”七个字，他婉言谢绝，回信说“弟不工书……况小字放大、终如小婢学大夫人，纤足放成大脚，贻笑识者，玷辱贞珉”，说得恳切而谦虚，亦庄亦谐，令人感慨而肃然。其实，他的字脱俗而潇洒，方圆率性，是很耐看的。

如今，毛笔文化的时代是过去了，但历史文化的信息却依凭着前代文人书法这个载体永久保存了下来，书法作为艺术还在继续。我们在鉴赏学习之余，探前人之幽，解前人之情，不但其乐无穷，更能继往开来。

闲情偶记

□ 小鹿

有趣

在知名晚报开专栏的友人，年龄不小，仍单身一人。有才有貌又有一份体面工作的她，对理想中的另一半其实并不挑剔。“要有趣点，能与我说得上话，就好了。”真是个至情至性的人，别人择偶不外乎相貌、学历、房子等，她则将条件放宽到简单至极，只要一个“有趣”就胜却人间无数了。再一想，不免替她着急，这个至简，正是她的最繁杂处，这世上，车子房子都不难找，找个有趣的人，还真是不易。关于有趣之人，她是这样向我描述的，“能叫得出花果树木的名字；知道泰式酸辣汤要加哪些香料；在你买东西犹豫不决的时候建议你该断然放弃还是坚决拿下，而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果然狠辣独到；你读出一首诗的上句，他马上接了下句，告诉你这首诗已经被谱了曲子，并且当街哼给你听；叫得出好酒的名字……”这应该不是友人的妄想，她说她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人，当然，机会微小到近乎渺茫。

有趣的人，除却识花认草，续得了诗词，品得出好酒之外，若一言概之，就是那个能让你欣然而笑的人。世间多的是荒谬之事，虚妄之人，而天生有趣的心灵，能让你自黑暗处看到星辰的光辉，天使的羽毛。自然，有趣不是附庸风雅，更不是随意耍贫嘴，否则就沦为笑匠一个了。最近看的一档电视脱口秀，由一南一北两个名嘴担纲。一个霸气外露，一个含蓄内敛，这两张嘴碰在一起，不知要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？显然观众要失望了，这一次，以逗笑见长的两个人，神形俱散，段子乏善可陈不说，不该笑的地方用力过猛，该有笑点的地方又卡壳了。火花是一点没有迸射，倒把原先各自的优势掐灭了。后来想想，真替其中的一个惋惜，你拿手的是冷幽默，如风行水上，水到自然成，那是智趣，而人家玩的只是滑稽之流，刻意取笑般的。境界各不同，便

要拉郎配，再怎么有趣，怕也要双双落得个没趣了。果不出所料，这档节目不久草草收场，名嘴首度联手以悲情落幕。

有人说过，有趣的人，之于生命的困境乃至悲剧，如一贴即兴的解药。现实逼人不留余地，勇者起而反抗，仁者低首救难，惟智者四两拨千斤，换一个角度看万事万物，绝望处也能一笑置之。金圣叹抗粮哭庙，临刑竟能自嘲，说杀头是天下最痛快的事；英国作家兼重臣汤玛斯·莫尔得罪了国王亨利八世，被判叛国，在断头台上竟从容将胡须捋开，说“胡子无辜，并未得罪君王。”有趣吗？简直绝了，非寻常人所及。当然，这样化悲剧为喜剧，让人含泪带笑的故事从此绝迹为好。手上倒有一本旧书，台湾诗人写的小品文，有着欢欣的日常生活的质趣。比如他称四个女儿的男友为“我的四个假想敌”，说自己背后有四双眼睛，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，目光灼灼，心存不轨，只待时机一到，便会站到亮处，装出伪善的笑容，叫他岳父。他呢，当然不会应他们。“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！我像一棵果树，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，风霜雨露，样样有份，换来果实累累，不胜负荷。而你，偶尔过路的小子，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，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！”呵，真要朴哧笑出声来。如此妙趣横生的岳丈，坏男孩们都巴不得跌上这一跤吧。别以为这是个枯坐书斋，只会笔下成趣的人。我见过真人，笔底生花之人，同样口吐莲花，那是一颗智慧的心灵，在精神旷达生趣洋溢的状态下成就的语妙天下。那一次，记者对他说：有人在电视上骂你了。他笑答：真的吗？太感动了，隔了这么多年，还没忘记我，可见我的世界可以没有他，他的世界却不能没有我。

真正有趣的人，如武侠片中的高手，身怀教箭矢变出玫瑰来的绝技。



刘鹏《水映染秋》摄影作品

□ 吴建国

长兴岛风情录

芦堤上的灾难

“看岸”也有人叫“听岸”，在一百年前的长兴岛是一个特殊的词汇，它喻意日夜夜守在长江的堤岸上，看风暴潮头冲击中的岸有没有溃堤缺口，听高潮位浸泡后的岸有没有管涌渗漏。这两个词汇引申的意义和看岸人脖子上挂的那一面报急的铜锣，组成了一个人的忠诚和守则。

潘家沙的北大堤护卫着几千亩良田和两三百户人家。选玉林看岸，是因为玉林年轻人好，而且他爹也是一个好人，认识他爷爷的人都说，他爷爷更好。看岸这个活，只有潮落后的时间才可以回家吃饭睡觉。每天12个时辰里，潮长两次潮落两次。玉林觉得应该对得起大家共同承担的粮饷，带了饭两三天才回家一次，困了，就头枕着铜锣睡在岸坡上的稻草堆里。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心疼他，说：我们在岸上搭一个环洞舍吧，我给你烧烧饭，热汤热水的才像一个家嘛。

北大堤上风大，玉林选在这段废弃的堤岸上搭了一个环洞舍。这段岸离北大堤不到百丈，东西长有半里，北坡下面是河沟，南坡下面就是大片的田地。这里芦苇成荫竹子成林，水杨树苦莲树梧桐树遮天蔽日，潘家沙人把这里叫芦堤，因为弃岸无路，连放牛的赶鸭的也走不到这里，芦堤便成了鸟的天堂，蛇和老鼠的乐园。

农历三月，玉林的儿子出生了。这是长兴岛万物葱茏的时节，芦堤上，风的声音和鸟的啁啾，都让玉林感到欣喜。这天夜潮退去后，玉林放心睡了，在梦里，他仿佛听到了儿子的哭声，最后是女人惊恐的叫声把他惊醒了，油灯的光亮里，一只半尺长的老鼠正在咬婴儿的鼻子！

第二天，夜晚来临的时候，被咬掉了鼻子的儿子因为疼痛和高烧，死了，依照风俗，他把儿子送到了北大

堤外的长江里。正是潮落的时候，儿子就浮在芦苇的梢头，久久不去。这是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，玉林就坐在环洞舍的门口，听老鼠的吱吱的叫声，任它们把自己的心撕碎。从来没有像今天，玉林这样对老鼠深恶痛绝。他是天生不怕老鼠的，念佛的奶奶搬来潘家沙以后说：这老鼠，一定是我们同乡嘞。

滩涂成岛，老鼠来源于船和船捎带来的货物中。都是外来的“移民”，潘家沙人对老鼠相对宽容，家里养的大都是冬猫，温柔得和水一样，起的作用最多是吓老鼠。因此，不只是芦堤上，在整个潘家沙，老鼠泛滥成灾。

天亮了，玉林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他扶起晕厥的妻子，“理一理，我们搬回家住吧。”就在女人理东西的时候，玉林把依附在树枝上的赤豆藤拉下来，一粒一粒剥在手里，然后，折一把芦苇开始找老鼠。芦堤上的老鼠不避人，玉林看到公鼠就用芦苇压上去，用脚踩住老鼠，然后往它的肛门里塞进一粒赤豆。半个时辰，他抓了几十只老鼠，塞了几十粒赤豆，被玉林放走的老鼠，以为侥幸逃脱，几步远的地方还跳起来示威。

不到一个时辰，公鼠因为“膨胀”而追逐母鼠，最终把母鼠咬死，一部分公鼠为保护母鼠而开始公鼠间的撕咬，整个芦堤上老鼠乱串，叫声四起，到午后玉林夫妻俩离开环洞舍的时候，芦堤上到处都是老鼠血淋淋的尸体。

芦堤上的灾难还在蔓延，猫头鹰在哭啼叫了几个夜晚后，飞走了；落下来能让树的梢头在无风的时候沉下去的麻雀群，因为看到同类啄食了死鼠身上爬出的蛆虫而死亡后，也飞走了。这年夏末秋后，芦堤的南圩里，棉花因为棉铃虫减产，稻子因为稻飞虱欠收……

情之所钟

青花残片之赏析

□ 王益华

近日，偶得青花残片一枚，爱不释手。细辨原器，应为一碗，图为其内底纹饰。但见碗底，左有梧叶一枚，右书：梧枫一落，天下尽秋。梧与枫为同一树种，或非也？甚为困惑，便专程拜访博学多才并对青花古瓷鉴赏造诣颇深的阎诚骏老师，阎老师观察良久，娓娓道来：梧桐与楸树，二木逢秋皆早凋，《楚辞九辩》有记载：白露既下百草兮，奄离披此梧楸。朱熹集注：梧桐，楸梓，皆早凋。”如是而已，此残片写成“梧枫”，乃窑工绘制笔误之疑？

青花乃瓷品中白底蓝花图案的专称，盛产于明清，以钴料为色剂，在洁白胎体上用毛笔勾画各种图案，上釉后入窑高温烧制而成。其图秀丽，发色鲜亮，且呈色稳定。此青花瓷残片应为明末清初民窑之作，其浓郁的生活气息，犹如流动水墨之状。似山似水实为叶，其想象空间与艺术感染力，叹为观止！

大凡爱古瓷并藏之，皆追其真古、高古，或品相之全，却忽视其文化内涵及艺术价值。穿越时空审视，古瓷片儿虽有其残缺之憾，但所含的文化底蕴深远悠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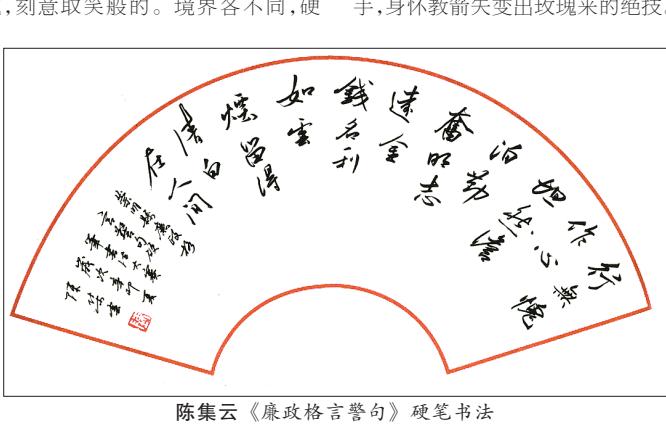


□ 程宣猷

颂我航母应时服役 功彼野田休续黄粱

写在辽宁号航空母舰正式交接
入列之际

腾江巡海辽宁舰，
威振羌疆固有场。
圣智从容明洞察，
华英崛起制轻狂。
鱼游沸鼎岂能久？
蟹横蒸笼谁见长？
劝彼野田休玩世，
回头是岸醒黄粱。



陈集云《廉政格言警句》硬笔书法